



乡愁
记忆

又是中秋

□ 龙翔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又是一年中秋。

常言道，“每逢佳节倍思亲”。每到中秋，便会更加地想念老家，想念父亲以及跟父亲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跟父亲最后一次过的那个中秋节，成为我一生中最难割舍的部分。

七年前那个中秋日，二弟和三弟刚好出差省外，母亲又到昆明小弟家照顾临产的弟媳，离家远。只有当时还在乡镇工作的我离老家近，就由我陪着父亲一起过。现在想来，因一直忙于工作，那个中秋是我单独跟父亲一起过的节，也是最后一个。

那几年我所在的乡镇正在热火朝天地抓城镇建设，脱贫攻坚也到了关键阶段。中秋节本来要加班，接到父亲电话说他身体不适，便将手里的工作交接好后立即往老家赶，和父亲一起过个节。

那天我陪父亲到乡卫生院检查，又按村里老中医建议跟父亲一道在寨子附近采挖了一些草药，用作父亲的辅助治疗。同时在乡场上买了些菜品，连同家里的腊肉、香肠，弄了几个小菜，陪父亲喝点酒，算是父子俩对中秋节的仪式感。

父亲从厢房的橱柜里拿来一瓶酒，说是有好几年了，现在就剩这一瓶。是本地酿的酒，好喝，喝着亲。

我拿过来看，原来是六枝九龙酿造厂生产的九龙液，1993年的，是实打实的老酒了。“九龙液”酒我知道，1983年荣获“贵州名酒”称号，1986年在贵州省第四届酒类大赛中，再次蝉联“贵州名酒”称号和银博奖，1990年荣获中华百绝博览会金奖。

经父亲一说，我似乎有些印象，才记得好几次过节，父亲拿出来喝的就

是九龙液。青铜色陶瓷瓶身，祥龙飞舞，正面贴着繁体的“九龙液”“中国贵州”标签。再看绘着龙纹的外包装，上面详细介绍了酒的特点，都是用的繁体字。文字为：本品系以高粱、糯米等五种原料，以传统工艺，取九龙泉水精酿而成。

我说，每次我们回来过年过节，喝的这个酒？咋没多少印象呢？

父亲说，每回过年过节，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的，忙前忙后，哪顾得上看是喝什么酒。有时候，也拿你们买的其他酒来喝，你当然记不得。

父亲拿过瓶子说：“贵州酒大多是酱香的，这个跟习酒比起来，酱味还要浓些，顺口，酒体也干净，厚道。今天就我们父子两个，不信，你静下心来尝尝，真的好喝。”

父亲是个读书人，当过民办教师，做过生产队的会计。他很少抽烟，我们上学时管着不准我们抽，我跟几个弟弟至今都不会抽烟。但父亲天性爱热闹，喜欢结交朋友，平时也喜欢喝口酒，酒量不大，喝多点也不会惹事。小时候看到大人喝酒很好奇，也有些莫名的羡慕，于是趁父亲不在家时就偷偷地倒他放在橱柜里的老土酒来尝。每次不敢多倒，就那么一点点，虽然辣喉辣肚的，但就着橱柜里的剩菜，却很有仪式感。因为有了偷酒喝的经历，我们兄弟几个虽然都会喝点酒，但都是浅尝辄止。逢年过节和朋友聚会，也只能喝个氛围，凑个热闹。

父亲对酒是有感情的，品酒也有他独到的地方，无论是老家酿的苞谷酒、米酒，还是我们给他买的瓶装酒，他都能区分出个优劣、良莠来。跟几个老朋友老寨邻在一起，谈到酒，他总是滔滔不绝，丁是丁，卯是卯，一套一套的，朋友寨邻们只有听他讲的份。

由于平时忙于工作和琐事，除了春节和清明，我跟几个弟弟一起回家过节的次数不是太多。但每次回去都带酒，大多是酱香类的，偶尔也带些其它的。我们知道，父亲对酒有自己的偏好。

我对父亲说：“你平时除了老家酿的苞谷酒，就只喝我们给你买的，这种年份老酒后来买不到了，今天就用心

的跟你一起品品。”

父亲说：“你们一直都忙，回家就像住旅店，来去匆匆，吃饭时哪会仔细看喝的是哪种酒。”

是啊，一年中我们回老家过年过节，都是老屋最热闹的时候，也是父亲母亲最高兴的日子。节过完，我们就离开，老屋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和落寞。于是，父亲和母亲，又在期盼中等待着下一个年节，下一场热闹。喝剩的酒，满瓶的，父亲一般不再打开，他说只将开过的喝完就行，怕酒挥发。况且一个人喝，没劲。有时候想喝了，都要邀约寨上的老邻居一起。

那段时间父亲肠胃不好，停了好长一段时间的酒。中秋节那天，我记得自己喝了两杯，大约四两，父亲心情好，喝了近二两。父亲边喝边看着我：“我说得对吧，这酒是不是很不错。”

我说真的好喝，等你身体好起来，再陪你喝。后来，父亲的病一直没有好转，他也一直没再喝酒，那大半瓶喝剩的九龙液，就一直放着。第二年中中秋节还没到，父亲就走了。

父亲走后，那个酒瓶总是装满酒，我想应该是母亲想留个念想。而我答应陪他喝酒，也成了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

又是一年中秋，我们齐聚老屋，父亲也仿佛从未离开过。面对满桌菜肴，共同满上一杯酒，敬父亲，敬岁月，敬所有远去而又不曾远去的时光。

■ 龙翔，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人民文学》《散文诗》《青年文学家》等。

共赏中秋月

□ 邢凯

衣服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衣服上已经全是露水了。诗人最后说：“不堪盍手赠，还寝梦佳期。”如果不能把满月光赠给对方，那就到梦中相会吧。读到这里，令人心酸。中秋节团聚的机会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但是月光照耀着我们，也照亮了被惦记的人的心房。

苏轼的《水调歌头》写中秋，几乎无人不知。他怀念弟弟苏辙，从“明月几时有”问到“今夕是何年”，一路写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世上本就没有圆满到底的事，月有缺，人有散，都是常情。可苏轼到底豁达，他没有停在遗憾里，而是把祝福送得很远：“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原来中秋最深的感情，不一定是围坐一桌，也可以是隔着山水，同时抬头。只要彼此安好，月光便不算辜负。

白居易的《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则让我看见中秋的另一面。“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园边。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头水馆前。”同样一个中秋，去年在繁华曲江，今年却在

贬谪之地。月亮还是那轮月亮，人的处境却已不同。他问“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读后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凄清。人的一生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刻：越是过节的时候心里就愈加寂寞。但是正因为处在这样一种寂寞之中，我们才更加明白要珍惜身边的亲人、身边的事物以及一顿普通的饭菜。

中秋节的诗歌，总是围绕着月亮和人展开。月亮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把千年来的悲欢都藏在了清亮的光辉之中。这轮明月，曾经照亮过王建的庭院、张九龄的大海、苏轼手中的酒杯以及白居易笔下的湓江水。现在也正照耀着你。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愿每一个抬头望月的人，心里都有一盏不灭的灯。

■ 邢凯，文学爱好者。作品散见《中国老年报》《海口日报》《齐鲁晚报》等。

诗
花
烂
漫

中秋月圆

(外一首)

□ 管建超

月亮又圆了，像当年
我手里笨重的大白碗
碗里散发着新苞谷饭的香

他总靠在荞麦秆儿堆上
蚰蚰声里，早烟明一下
吴刚的斧子就落一下
他笑着说，在马摆河
把核桃皮塞进水里
鱼就翻着白肚皮浮上来了
当他仰起头时
月光，正好洒在他的脸上
堆满了银白色的沟壑
那是年轻时背木材去宣威
走过的，起霜的，无数夜路

直到那年，雨实在太大了
从远处的深山里弥漫而来
从他出生的困苦年代奔涌而来
最后一背柴，他踉跄放下
衣服拧出河
又分岔出无数条溪流
他再也没有站起来

头顶的月亮啊，圆了十四回
十四，我在异乡望着
将它望成，一只空荡的白碗
盛满了人间的缺

空出自己 等秋天装满

夏天不是突然结束的
树叶最先预告告别
开始积累秋的形状
蜷缩成杯盏
盛放一杯白露
权当送别的酒

湖水又凉了一些
涟漪比往常更缓慢地回到自己
蚂蚁是着急的
一点点搬运夏天的故事
风筝自高空逐步回落，像一个人
退守自己真实的名字
没有惊动那只打盹的鸟儿
它在等待。最深的等待
是忘记在等谁，忘记季节

我也在预习
把夏天从身体里还回去
归还发白的影子，发烫的沉默
一切不合时宜的肢体挽留
空出自己，等秋天装满

■ 管建超，毕节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延河》《云南民族时报》等。

月照饼香忆故乡

□ 胡光贤

老人们围坐在墙角，有的斜倚石壁，有的席地而坐，静静地抽着旱烟。旱烟袋里的烟火忽明忽暗，袅袅烟气缓缓升腾，月光之下，烟缕的轮廓清晰可见。微风拂过，烟絮随风轻摇。

另一角，一群妇女围坐一处，有人噙着瓜子，有人织毛衣，钩拖鞋，闲谈邻里旧事，话语言不时响起阵阵笑声，偶尔又归于静默。谁若是带来一桩新鲜家事，便会成为众人的焦点，不消多时，这桩闲话便会传遍整个寨子。

场地中央，大大小小的孩子追逐嬉闹，笑语喧哗，打破夜色的安宁。不多时，便有孩童哭着奔向大人，哭诉被同伴推倒。随即传来家长的呵斥，叮嘱自家孩子安分些，莫要惹出争执，与人吵闹。

场边堆着一户人家备来建房的石块。经年日晒雨淋，再加上往来乡邻久坐摩挲，凹凸的石头早已变得光滑湿润。几名初中少年聚在石堆旁，聊起玉兔与嫦娥奔月的传说，不时抬眼仰望星河，对着一轮圆月畅谈年少理想。我坐在一块倾斜的不规则石板上，静静地听一位大姐姐讲述月宫故事，听得入神。抬眸凝望那轮格外圆满皎洁的明月，心中浮起朦胧遐想，暗下决心好好读书，快快长大，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岁月流转，世事变迁。在家乡度过的一个个中秋，桌上的吃食慢慢丰富，从最初的酥皮月饼，渐渐添上白土瓜、板栗、核桃，后来又有火腿月饼、各式五仁月饼轮番上桌。

近些年中秋，年过花甲的父亲总会在家宰一只大公鸡，炖一锅鲜香柴火鸡，等候在外工作的我归家。我带上妻儿，提着月饼和果品回乡，与二老围坐共享团圆饭。饭后分食月饼，一口是饼本身的滋味，一口却是对儿时酥皮月饼绵长的怀念。

月是故乡明，饼是家乡甜。如今每到中秋，总有一桩心事萦绕心头。走遍商场、超市，或是乡间集市，再也寻不到当年的老式酥皮月饼。市面上月饼品类繁多、口味纷呈，却尝不出童年那一口味道。

一缕乡土意，片片中秋情。我一直在寻觅儿时月饼的滋味，至今未能如愿。可每当中秋看见货架上琳琅的月饼，纵使滋味不复当年，那些藏在月色与饼香里的童年往事，总会一一涌上心头。

千古月色照古今，一枚月饼载深情。无论风物如何改变，当中秋的圆月再度升起时，那份对团圆的向往，那份对故乡的眷恋，依旧在心底缓缓流淌。

■ 胡光贤，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散文百家》《文学港》《贵州作家》等。

风
物
寄
情